



# 素朴深情的乡愁抒写

——读陈学阳系列乡土散文
 资若铭

认得陈学阳，是在衡南县作协的一次聚会上。大个子，豪嗓门，说话利落干净，爽快直接，不知他的，还以为 是位北方大哥。但就是这样一位铮铮汉子，他笔下的文字和心中情愫却十分柔软丰盈，那淡淡的乡愁总能勾起人许多久远回忆，这实在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乡愁是游子命定的伤逝，也是写作者永恒的话题。陈学阳的乡土散文有着丰富的生命体悟和朴素情感。他的家乡是地处湘江河畔一隅的近尾洲镇，深得山川水泽之气。这样一块风景秀美的土地，必然会在作者生命中衍生出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湾湾岭岭上葱郁的桐子树，是年少时玩耍打 斗的场地。母亲手里清香绵软的桐叶 粑、滑爽可口的酿辣椒以及来之不易的月饼，更是一生抹不掉的味蕾时光。在作者笔下，这些儿时纯粹自然的乡 土记忆非常珍贵。它不仅仅是伤感怀 旧之后的附加品，其中更有着对生命 苦难的深沉感悟、对乡村古旧道义的 追惋以及对时代不断变化中乡村命运 的思索。

比如，在《月光光》一文中，作者 写道：“很快到中午时分，墟上人减少不 多，我已饥肠辘辘，可知道母亲还有卖 掉土产，不敢提要求。见我站立不安， 母亲也急了，不停地揩汗，最后贱卖了 土产，挣到的几块钱蘸着口水数上好

几遍，好像会少一张一样。我紧跟母亲 在街头巷尾新一轮讨价还价中来回转 了两圈，只买回一个刚出笼的包子和 三个麻月饼。”这是作者儿时跟随母亲 去卖土产攒钱买月饼的情形。散文语 言并没有多华美，但从作者平淡无奇 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语言背后的寒苦 和某种艰辛力量。再者，帮婶娘打桐 子、给乡亲邻里挨家挨户送桐叶粑、以 及大家庭里敬月半的虔诚氛围，这些 淳朴乡情在作者隐约地叙述中，也更 显珍贵美好。乡土记忆，不仅仅只是 回忆与怀旧，更要有反思和希望。作者 笔下的乡土风情是有痛感的。那个物 质贫乏年代产生的诸多珍贵物事，如 今已是物是人非。面对如今“附了几 许喧嚣与浮华”的城市，作者“已找 不回儿时的心情，当年的感觉”。在此 飞速向前时代里，这是一代人集体的 乡村记忆，是他们永远割不断的永恒 乡愁。

同时，从语言方面来看陈学阳的 散文，也看得出他是下足了锤炼功夫 的。他深知语言对散文的重要性，在 他的散文里有许多句子看似不经意， 但细细品来却别有韵味。如“或许少 了夏日的闲云，莲湖湾的秋水更为清 澄。柔澈的每一条纹理把秋藏得愈加 深远，似乎要先打湿睫毛，才允你把秋 瞧足滤透。”（《莲湖湾的秋》）词句清爽 疏落、和美绵长，拟人恰到好处。“父亲

接二连三打来电话，我只好把钱纸搭回 去，让他去烧。可一到夜里，朦朦胧胧中 总有一丝灰烬，落在我的鼻尖上。”（《敬 月半》）这样的结尾既给人思考，又促人 想象，且极切题。“在这慢得不可思议的 水乡，我什么都不想去做，只想握住一朵 慢开的莲，静静呆坐在树荫下、草滩上、 篷船边。纷乱的思绪没有了，一瞬间，就 进入绿色的梦幻。”（《慢乡莲湖湾》）长 短句交错排布，仿佛这些柔和的句子也跟 着慢了下来。这些优美自然的语句，仿佛 经过那湘水的洗涤，清新干净，从容不 迫，令人读来心生宁静。

优秀的散文作品，除了给予读者良 好的情感体验外，还能丰富读者的常识 和知识。陈学阳的一些散文篇章，都有 着丰富的湘南民俗文化和历史传说。例 如，寒露节打桐子、中元节敬月半供老 客、家常食品酿辣椒以及它的传说、打 发“老客”的桐叶粑等。文中不仅对 这些习俗场景有着细致描绘，而且对其 制作方法也有一定的介绍。这些无形中 扩展了散文的容量和广度。另外，作者 在旅游散文这一题材的开拓上也可圈可 点，都是着眼于本土景观，挖掘推介家 乡旅游文化。如莲湖湾、凤凰湖、火焰 山、斗山桥等。

行走乡土枕前书。陈学阳的散文创 作劲头正盛，勤奋的写作状态和丰富的 人生经历，是他宝贵的创作财富。他的 散文特色远远不止这些，我只是抛砖引 玉，期待更多的读者去品析。

# 揭开神秘的经济学家面纱

——读吴惠林《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故事》
 贺楚建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夏道平曾经说 过：即使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大师，也不一定全都是真正的经济 学家。我想，那谁才是真正的经济 学家呢？

近日，我得到一本新书。这是台湾 资深经济学家吴惠林教授花了 30 多 年，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线，跨越 了政治、经济、哲学等多个领域，撰 写的一部通俗易懂、十分精彩的经济 普及读物——《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 故事》。

书中对每位获奖者的成长过程、 理论思想以及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 或成长环境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反映 了获奖者的学术观、人生观、价值观 及世界观。徜徉于书中，我对这些学 科精英有了一些了解。我认为，真正 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关注国民生活、社 会福祉的。

书中对那些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介 绍，虽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但读起来

很有趣，他们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地 立在读者面前。那妙趣横生的故事以 及新颖别致的题目字字入目、句句入 心，让我们可以轻易走近经济学家， 还可用书中经济学方式去探索身边 的人和事，并把它用于生活、服务于 社会。

书中那些真正的经济学家扮演着 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角色和意见领 袖。他们教会我们如何用数据分析你 所看到的世界，甚至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身边的大小事物，并告诉我们其 中的原理与奥秘。真正的经济学家淡 泊名利、奉献学术，非常关注国民生 活。比如，安格斯·迪顿就是一位着 力“脱贫”研究的学者。他通过详细 调查认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幸福 感，幸福是不能用金钱来购买的；人 们当期的消费水平，由当期及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预期总收入来 决定。他对消费、贫穷与福祉作了 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重新界定贫穷 定义，他的研究对人类福祉具有深 远的重要性。

这部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趣 味性较强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但利于 人们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更重要的是，它使 人们改变了看世界的方式，领会当代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为我们揭开了 神秘的经济学家面纱。



## “段”章取“议”

1.写作技巧、观念其实是可以通 过教授传承的。写作没有比音乐、绘 画等更特殊，既然别的看起来更微妙 的艺术都可以教授，为什么写作不能 呢？如果只注重天分、个性、感悟， 而忽略了基础共通的知识 和技巧，那也是一种不完备的态度。

文学创作教育应该从最基本的语 感建设、形式感建设去启发，要培养 新的感受力。生活已经长出钢铁的身 躯，但是我们还没有长出钢铁的牙齿 和胃

来消化。那些仅仅从构思上、情节 上出奇出巧的作品，我认为不叫创 意。创意是我们面对新的生活、新的 现实，需要新的语言和新的感受来表 达。

——阿来 说

2.这些年，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关 注很多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然而我们的文学却还有那么多的领 域无人去涉足，或者无法去涉足。即 使对当代共产党人，对当代改革者、 开拓者

的文学创作和描写，现在也越来越 少，近乎绝迹了。面对着一座座文学 的富矿，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 无法去挖掘和描写，不能去挖掘和描 写，这对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的 影响将是巨大的、长期的、致命的。 希望文学界不要对这类直面现实、 描写现实的文学作品过于求全责备， 一定要宽宏大量，手下留情。这不 是拒绝批评，更不是容不得批评。

——张平 说



# 对人性的探求 永远是艺术的主旨

——意达与晏阳谈话录之四



晏阳·油画《陈寿昌 徐彦刚率 红十六师转战山区》

人物介绍：
 晏阳，当代著名画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意达，省作协会员

晏阳：回想一下珂勒惠支，她的作品哪一幅不是充满情感的？营养，是吸收，不是吞食。艺术营养，吸收好了，逐渐会形成认知。从艺，最重要的是认知。“眼高手低”，对从艺者是好事。心里一定要知道高水准。

意达：是的。比如看珂勒惠支的画我就完全被震撼住了。这个女人太了不起，她的《饥童》和《面包》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杂志上看过，孩子瘦弱饥渴的眼神和母亲因心碎而转身哭泣的背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晏阳：珂勒惠支是我最敬仰的女画家，她以极其简括的造型、极具个人特质的构图和超强的视觉张力诠释着爱、悲悯、愤懑、抗争、呼号……艺术走到今天，消解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重量感，追求明丽轻快和赏心悦目似乎已成主流。然而对人性的探求，对内在情感的表达，永远都会是也应该是艺术的主旨。在珂勒惠支的作品前，我们永远都不会无动于衷——我深信！

意达：是的，欣赏她的画正是这种感受——一个关注人类命运的艺术家的 大情怀。而往往能震撼人的都是大情怀，也就是你所说的情感。

晏阳：悲天悯人的情怀！——地平线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一如她的一系列农民组画，产生一种压抑感。

意达：你用水墨画珂勒惠支的肖像像极了。
 晏阳：“像”不是问题，难在寻找语言——那幅《珂勒惠支》，我塑造的是暮年的女画家，让笔墨有她的绘画意味，连构图也是标致性的“珂式”。

意达：原来如此。难怪我看你画的珂勒惠支一点也不陌生。“让笔墨有她的绘画意味”，你参考的是她那几幅自画像么？

晏阳：正是那几幅，你说对了。我的画上只一个特写头像，动态就参考了你说的这几幅。珂勒惠支的眼神很打动人，我却偏偏让她眼睑低垂，冥想……

意达：你将她最打动人的眼睛画成低垂的冥想样子，这种构思便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她脑子里所有的东西——她在构思的，她看见的，她正在准备画的东西……你的画里全都有了。没画反而又全画出来了。

晏阳：是的，水墨人物画并不好画。水墨画以意胜而不以状物长，至于光影、明暗之类外在因素惯常略之。我一贯以为画人物尤其是水墨写意，总要对对象尽可能了解、理解，心里要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下笔才有数，创作过程中才能审视。水墨写意，离照片越远越好，不独形象处理，绘制过程同样要丢开照片。于是，有时寥寥几笔的大写意，案头工作却要很长时间。读史，查阅人物生平，搜集形象素材，更多的是体味与揣摩。当年画《两个画家》时，我阅读了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版本的齐白石、毕加索传记和有关资料，待心里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的“我”，才动笔。大写意，落墨不需多耗时，个把钟头；大画不过一两 天，连同整理，足够了。